

『残酷情爱』小说第一人飞烟  
《绝色倾城》第二部

闪着灯光的夜，美丽而又迷离……  
带着鲜血的爱，绝情而又深情……  
这片夜幕，究竟掩盖了多少真相？  
这个城市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

JUESE  
QING  
CHENG

# 绝色 倾城

2 非我情迷 [下]  
飞烟◎作品

我已快要忘记  
自己干涩无味的唇……  
曾缠绵有谁的余温……



# 绝色倾城 ② 非我情迷

JUESE  
QING  
CHENG

镁光灯下，天使般的面孔；T台之上，魔鬼一样的身姿——她们就是模特儿，英文叫作“Model”。炫酷的灯光，动感的音乐。满眼的鲜花，充耳的掌声……但有谁知道，繁华过后，又有多少清冷抑或失落？

楚夏就是一名模特儿，出身贫寒的她年纪轻轻就独自一人在社会上打拼。一场以交易为目的商业饭局，让她“邂逅”了文氏家族的天之骄子文昭——一名非典型的“富N代”。三个月的柔情蜜意，楚夏做了文昭的女朋友。然而，她这一生最“美丽”的错误也就此开始……

某日，文昭对待楚夏的态度发生了匪夷所思的转变，楚夏亦从此陷入了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。三年后，文昭的好友凌靖从美国归来。也正是这个男人，最后将楚夏从“虎口”救出。就在楚夏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人时，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却将伪装的面具撕下，毫不留情地将她拉进了另一个苦海地狱……

就此，一个关于爱情与仇恨，真相与良知，道德和法律的惊天秘密渐渐浮出水面……





JUESE  
QING  
CHENG

绝色  
倾城

② 非我情迷 [下]

飞烟◎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绝色倾城. 2, 非我情迷 / 飞烟著. —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-7-5399-4885-0

I. ①绝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6655号

书 名 绝色倾城. 2, 非我情迷  
作 者 飞 烟  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 策 划 戚兆磊  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 
文字 编 辑 戚兆磊  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521千字  
印 张 34.5  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 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4885-0  
定 价 59.8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 子 有生之年，猝不及防 1

## 卷 一 迷雾

第 一 章 最美丽的错误 5

第 二 章 如果死亡也是一种艺术 22

第 三 章 我不后悔，只是难受 38

第 四 章 小夏，你是一个好姑娘 50

第 五 章 我离开，你颓败，血肉成泥，碾成灰 69

第 六 章 你认真，是因为你要脸 92

第 七 章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两年前做了什么 107

第 八 章 这样的男人，不爱你会伤心，爱了你会丧命 122

第 九 章 承诺是我们不能退缩的勇气 139

第 十 章 我谁也不怨，就怨我自己 157

## 卷 二 玉碎

第 一 章 上天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我还要用它看清这个世界 167

第 二 章 一旦走进他的世界，你就是他整个世界 189

第 三 章 跟我说说我们的未来，假的也行 206

第 四 章 生活不是演戏，咱们自己精彩就好 223

第 五 章 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在于时间的早晚 248

- 第 六 章 我死了，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269
- 第 七 章 心似牢笼，囚我终老 284
- 第 八 章 韩棠，醒醒吧，结束了 303
- 第 九 章 上坟的时候你帮我告诉他，我们两清了 313
- 第 十 章 有一只小鸟向着天空飞远了，文昭…… 329

### 卷 三 重生

- 第 一 章 人皮之下，一切未知 339
- 第 二 章 你弱势，所以你活该 361
- 第 三 章 陪君醉笑三千场，不诉离殇 396
- 第 四 章 不改本性，不变初心，这才叫坚强 425
- 第 五 章 见到你觉得烦，见不到你又开始想 445
- 第 六 章 该来的永远会来，该走的也留不住 460
- 第 七 章 你要了他的命，我要你全家陪葬 466
- 第 八 章 你是我的，人是我的，命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 482
- 第 九 章 末日重生，感谢命运，感谢你 491
- 第 十 章 韩棠，下雪了 515
- 番外 一 今世无缘，来世不见 520
- 番外 二 如山坚毅，似柳柔韧，懂得感恩，不忘初心 527
- 番外 三 我在西雅图…… 532



## 我死了，就再也看不到你了

我回到家里，放下皮包，脱掉大衣，没开电视，也没开电脑，只点了一盏壁灯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出神。

我将刚才在餐厅吃饭的整个过程一幕幕地回想，将对白的对白在脑子里重复了一遍，最后将画面定格在那通神秘的电话，还有临别之前，文母别有深意的眼神上。

我闭上眼睛，双手捂脸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

凌靖说得没错，文昭对于婚事的过于热衷，终于让我暴露在文家人的视线中。之前千思百想，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到了现在，许多真相呼之欲出，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多想，而那个决定迫在眉睫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或许是几个小时，也可能是几十分钟，当我以为自己会变成一块化石的时候，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我一惊，掏出来一看，是境外的号码。

我知道是谁打来的，每年这个时候，他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，询问我的现状，尽管我不需要。

我接这个电话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期待，而是这一刻，我需要一个知晓一切的人来跟我分担我的秘密，还有此刻几乎要将我吞没的恐慌和焦虑。

“最近好吗？”他的声音跟过去一样有些沙哑，但是宽厚有力，这是经历过岁月磨砺和烟酒侵蚀的中年男子才有的声音。

“很好，谢谢惦记。”

“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他笑了笑，“小夏，我每年都在这个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你，就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想怎么收场。你当初告诉我，只要把你安排到他身边，你很快就能解决。可是现在呢，快四年了，一年拖过一年，你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当初你说想全身而退，可是到了今天，你还能把自己择出来吗？”

我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文家的人注意到我了，他们可能在查我。”



或许已经查到了……我又想起了文昭的妈妈接电话时看我的眼神，那种别有深意，又不动声色的眼神。

那一幕让我很不安，也很难不联想到，这个爱子如命又精明强势的女人已经洞悉到了什么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可以派人回去接你。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不用。文家是正经生意人，再说我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对他们构不成威胁，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，顶多警告一下，让我别再纠缠文昭。如果要走，我早就走了，用不着等到现在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当面把事情问清楚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再等。”

他的语气是明显的不可置信，“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……爱上他了。我不想再骗他，也不想让他有机会骗我，与其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下去，我宁肯要个痛快。”

他嗤笑一声，“你爱上他了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近他？你又是怎样接近他的？小夏，过去那些事你都忘了？”

“我没忘，就是因为没忘，我才要问清楚。我说过，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。他跟我最初想的不一样，或许那件事……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。”

他的语气如同听到了一个笑话，“我倒是很感兴趣知道，你要怎么解决？”

我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荒唐，但还是说出了那个答案，“他承认，我留下，陪他一起承担；他不承认，我离开，再也不见他，我们就此结束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他有几分惊讶，又带着几分讽刺地说，“这么大的事你都能放下，他可真幸运。”

我心里一阵纠结混乱，过了一会儿，才缓缓道：“他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病人，比起惩罚，更需要的是治疗。我累了，不想再折腾，也不想再恨了。我能活到今天，是老天给我的恩赐。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不能把机会再给别人？天大的过错，只要犯错的人愿意承担，我为什么不试着去原谅？生活中已经有太多悲剧，被害与伤害无限循环，我不想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害人者。比起两败俱伤，我更希望他能努力悔过。而且……”我顿了顿，深深地叹气，“以他目前的状况，我离开他就是最大的惩罚，他的性格太极端，如果没有我在旁边看着，不用别人出手，他早晚也会把自己害死。”

“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，但如果你离开的时候想走远一点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我已经在布鲁塞尔定居了，这边的天气很好，风景也不错，很适合你。”

“郑森，你知道我不会去找你。感谢你这四年对我的关心，但我知道，你并不是真的担心我，你只是好奇，想知道那个结果。别再打电话给我了，如果不是你手里握着我所有的秘密，我并不想应酬你。”

他笑了一声，爽快地说：“好，清楚明白，果然还是当年那个一瓶子就把自己砸进医院

的楚夏，那个富家子的锦衣玉食倒是没把你的骨头磨软。这是我最后一通电话，如你所愿，我以后不会再打给你，自己保重吧。”

我挂断了电话，后背重重靠着沙发，望着家里的天花板。

是的，四年了，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，而我今天做的一切，跟当初的设想根本是南辕北辙。我不知道是时间让我丧失了勇气，还是自己被感情冲昏了头脑，很多事情不应该是这样，而我却任其发展。

时间拖得越久，被识破的概率也就越大，这个道理我懂。所以在四年前，我就告诉自己，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一切，即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。

可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心里的伤口在慢慢愈合，我好像已经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。

我为什么要来这儿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他面前？为什么要忍受他大少爷的坏脾气？四年前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接近他？几个月之前，又为什么要陪他去疗养院，照顾他，支持他，鼓励他？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“玉石俱焚不是本事，让这个浑蛋生不如死才是本事”，却永远无法在他水深火热的时候冷眼旁观？

有太多太多的“为什么”，我想不清楚。

正如凌靖说的，我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，因为在一条路上走得太远，已经忘了为什么会出发，又想走去哪里。我只是不断地走，不断地走，哪怕这条路的尽头，根本没有地方让我停留。

然而跟郑森通话的时候，心里最直接的答案却让我豁然开朗。

是的，我爱他，我已经爱上了他。虽然这爱的下面是万丈深渊，但我还是爱了。

每一个悲剧开始之前，其实我们都有选择。人生不就是由无数个选择搭建而成的吗？谁规定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，就一定要选条绝路给自己走？

如果我对文昭坦白一切，谁规定做错的人就不能回头？我们谁没犯过错？只要他愿意承担，谁敢说我们之间就没有未来？谁能保证我们的结局就一定是穷途末路？

我重重舒了一口气，感觉自己像被武林高手打通了奇经八脉，气血通畅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，抱着新鲜出炉的一腔热血，拨了文昭的号码。

是的，我不想再等了，虽然电话里说这些不太方便，但只要我开个头，他一定会赶回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彻夜促膝长谈，面对面把一切都说清楚。

那些是非对错，我曾经以为比天还重，然而所有的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如果有人该偿还，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？一种健康、和谐、有益他人的方式？

不是每个人都像他拥有那么多，如果他能把自已拥有的拿出一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和赎罪？我会鼓励他那么做，这些都是正确的事，相信他一定会听的。

我越想越觉得心潮澎湃，手机的等待音响了很久，终于通了。

“文昭，是我……”我的声音急切得像恨不能长了翅膀飞过去。

“哦……原来是小夏啊，我说怎么电话一直响。文昭跟他爸爸在书房聊天呢，你有急事吗？”

接电话的是文夫人，文昭的妈妈，我那颗滚烫的心瞬间冷却，脑子短路了几秒，才磕磕

绊绊地说：“阿姨，我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告诉他，晚饭的时候他没吃什么，别忘了吃点东西，不然饿着肚子睡不好。”

文母笑道：“我已经让人准备了，你这孩子真贴心。放心吧，他明天就回去了。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一刻都离不了。你还要跟他说几句话吗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说：“不用了，您都说了，不差这一天，您好好休息。”

“好，你也是啊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刚才像烈焰一样高涨的情绪好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凉水，从头凉到了脚底。我反复捏着自己的手指，刚才心里只想着文昭，竟把这么重要的部分忽略了。

他的父母，是我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
文昭的妈妈知道什么吗？她那通电话究竟是不是关于我的？如果是，她有没有将查到的一切告诉文昭？如果不是，这个爱子心切又精明干练的母亲在知道了所有真相之后，又会如何反应？

她和文昭的父亲因为疼爱儿子，可以不计较我的出身，甚至是我过去的经历。但是那些被掩盖的事实一旦被揭露出来，那些见不得光的真相暴露在阳光下，他们还会不会像之前那么慈爱厚道？那些往事，就算我想息事宁人，他们会不会答应？

我不知道文家那边正在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无法掌握命运的失重感让我心浮气躁，患得患失。

耳边听到细碎的金属声响，我低头，看着脚上那串小巧的铃铛，想起那天文昭俯身的姿态，还有他日渐温暖的笑容，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又渐渐安静下来。

说了，面对一个难堪的结果，我可能会后悔。可如果不做任何努力，我会遗憾一辈子。

我又看了看脚上的铃铛，用手拉了拉，文昭系得很结实，红色的蜡线缠着我的脚踝，只留不多的缝隙，好像月老的红绳要将我们的余生紧紧缠在一起。

我对自己说，就再等一天吧，明天我见到文昭，就将一切都说出来。

早上醒来，我觉得头有点疼，吃了一粒止疼药才稍微好了一点。喝了一杯豆浆之后，接到网游公司的电话，要我跟 Ben 一起到公司谈一下动漫嘉年华宣传活动的相关事宜。

我觉得有点奇怪，现在是月初，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公司何必这么着急？但又想到 Ben 马上就要出国了，或许是怕他回来得晚耽误了整个活动的进度，提前安排也在情理之中。

我通知了 Ben，跟他约好在公司见面，然后简单梳洗了一下就拿着皮包出门了。锁门的时候我还在想，晚上文昭回来的时候，我该怎么跟他开场？惊吓和震惊是免不了的，只希望他不要惊得太厉害。

走出小区之后，我随手打了一辆车。昨天刚下过雪，道路上的积雪还没有清理干净，司机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车流之间。

车行了大约五分钟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却是凌靖。我看着屏幕上不断闪动的名字，没有下一步动作。

年轻的小司机不明就里地提醒我：“小姐，你的手机一直在响，可能对方有急事，你不

听听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小夏，你在哪儿？”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着急。

我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讯息，“我？在去公司的路上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别去了，快点回家，或者先找个地方……”

凌靖的话没说完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仿佛地动山摇，耳边是车胎跟路面刺耳的摩擦声，声音被拖得很长，像有人用铅笔在黑板上划出长长的痕迹。

我在强烈的震动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车子已经整个翻了过去，瞬间天旋地转……

这一切来得太快，连害怕都来不及，也感觉不到疼痛。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跟前座的司机像两只甲虫被碾在一堆废铁之中。

空气中烟雾弥漫，有浓重的汽油味。求生的本能让我意识到了什么，脸上的血已经模糊了视线，我什么都看不清，凭着感觉解开自己的安全带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推车门，可是车子整个翻倒，门也被卡住了，怎么都打不开。

那个小司机也醒了，不知道是男人体力比较好，还是他伤得没有我重，他一脚将车门踹开，自己爬了出去。

“帮我……求求你，帮帮我……”我蜷在翻倒的车后座上绝望地说。

我该庆幸他是个好人，又或者是老天垂怜，在生死一线的时候，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没有丢下我不管，而是回头拿出放在车座下面的扳手，大声告诉我抱头，退后一点，然后用力砸碎了车窗，将我从那堆即将爆炸的废铁中拉了出来。

前后不过几十秒，对我来说，却像一个生死轮回那么长。

那个年轻的司机拖着浑身是伤的我跑了大约五米的距离，身后又是一声巨响，一股巨大的气浪冲击之后，我们两个倒在地上，再次回头，已经是火光冲天。

我一直记得那天的那场大火，好像将半个城市的天空都烧红了。

人潮慢慢向我们聚拢，有人尖叫，有人大喊，有人打电话报警，有人叫救护车，有人好心询问我们的伤势，更多的人在议论纷纷。

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那个好心的司机扶着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大声地喊着：“姑娘，你要不要紧？你要不要紧？”

我想说什么，刚开口就有一股浓稠的液体从嘴里涌了出来，耳边有人在叫，人潮更加骚动，而我眼前的天空慢慢变成了暗红色，接着是黑白色，最后……是一片浓重得化不开的黑。

我们遭遇的是一场严重且不同寻常的交通事故。我记得那天是一月七日，天气很好，这座城市阴郁了很久，而给我带来灭顶之灾，并且改变了我半生命运的那一天，居然是一个晴天。

关于这场严重的车祸，相关部门经过调查，证实事故原因是一辆返城的货车司机疲劳驾驶，在三岔路口撞上了我乘坐的那辆出租车，由于雪天路滑，货车冲击力又过大，出租车整个被掀翻后，又被撞出十几米才被防护栏截住。

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断了多根肋骨，有一根断骨在逃生的时候斜插进肺里，胸腔、腹腔

都有大量积血，右肾、胰、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

医生说，我的腹腔就像一个被摔烂的西瓜，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而拼命救我的那个小司机在被送到医院之后，才发现有严重的颅内出血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，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。整个事件除了我和出租车司机，没有其他人受伤。

关于这场事故的责任鉴定，货车司机是绝对的过错方，被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。但他认罪态度良好，事故发生时积极参与抢救，事后又补偿了大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给伤者家属，求得了小司机的谅解，所以即便判刑，法院给的刑期也不会超过三年。

我在加护病房里醒过来，精神恍惚地听着身边的人对我讲述这一切，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有半个月，而在这间设备精良的加护病房也已经昏迷了整整十四天，换句话说，我是在鬼门关生死徘徊了十四天。

有人花钱买命，事后又只手遮天，抹去了所有的痕迹，我心里清楚。但这场事故的起因，权威部门已经给了官方说法，就此盖棺定论。我这个躺在病床上喝口水都需要别人帮忙，连呼吸都感到痛苦的伤者，对这个结论根本无力反驳。

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去追究什么，只是内疚自己连累了那个小司机。幸而老天有眼，没让一个热血的年轻人因此横死街头，也让我捡回了一条命，没有变成一具被烧焦的尸体。

我别无所求，只希望文昭能来看看这个被撞得几乎支离破碎的人。

或许那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，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真相，那些苦涩的前因和无法回头的往事，我还是希望可以经由我的嘴来告诉他。

他终究是爱我的，他会听我说，我们曾经一起苦熬过那么艰难的时光，即使那个真相再怎么难以面对，他也不会丢下我不管。这是我最后残存的希望。

可是从我出车祸到现在，除了向我讲述整个事故处理经过的凌靖，还有那些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，谁也没来过。

起初我以为文昭是被家里人绊住了，一时半刻无法脱身，但他总会来的。

我躺在病床上，等了一天又一天，麻醉的药效过了，疼得汗水润湿了床单，漫长的治疗让我在清醒时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。只有想到文昭，我才有勇气睁开眼睛，可每一次睁眼，都是失望。

我心急如焚，好像一个被与世隔绝的人，活在今生和来世之间，却是生无来路，死无去路。

可越是心急，伤好得越慢，虽然从加护病房回到了普通病房，情况也是反反复复，大多时候都是昏昏沉沉的任人摆布。

内伤加上外患，让我寸步难行，稍有动作就疼得没法呼吸，偶尔还会咯血，经常是话说不几句就昏死过去。

我不止一次想，我为什么活着？这么痛苦，又这么难熬，每天过得生不如死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可是，老天既然没让我死，我就只能活下去。而且我还没见到文昭，我怎么也要活下去。

等我的状况稍好，能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完整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普通病房又住了一个月。

我彻底清醒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让护士帮我联系文昭。可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，都口径

一致地告诉我现在不宜操劳，也不适合见任何人。就算我再三请求，也无人理睬，更没有人帮我联系我的朋友或者家人。而我也到此时才发现，我所在的这家医院，根本就不在市区。

我到底在哪儿？又是谁把我送到这儿的？自从我住进来之后，除了医生和护士，在我所住的病房区，我甚至没见过其他病人。

最奇怪的是，我是那场车祸的伤者，也是受害者，可是从来没有警察和交通部门的人找我询问那场事故的经过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。

这一切都太不对劲了，刚刚恢复正常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我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——我被软禁了。

时间转眼到了三月初，我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，终于可以下床活动。整个新年我都在病床上度过，当我坐在轮椅上，再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，我对“劫后余生”这个词又有了全新的体会。

随着我身体的好转，我被人从医院转移到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。我不知道这里的具体位置，当我的主治医生向他的金主交代病人可以回家休养之后，我一觉醒来，已经被安置在这栋别墅中的一个房间里。

这间房间显然早就被人布置过，等同一个大型的病房兼急救室，医疗设备一应俱全，值班护士在隔壁的房间二十四小时随时候命，就跟那家医院的情况一样，她们只负责照顾我的身体，对我的求救听而不闻、视而不见。

凌靖推着我在花园里晒太阳，北方的三月，冰雪消融，太阳虽然有了暖意，但风还是冷的，真正的春寒料峭。我穿得很厚，但很久没活动，难免气血不顺，被风一吹，腿就刺痛得厉害。

他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，盖在我的腿上，“冷了吧？要不我们回去？”

我看着他那张若无其事的脸，第N次很诚恳地对他说：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是非法禁锢。凌靖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

他笑了起来，把大衣仔细盖在我腿上，“自从你有力气说话，你就反反复复只说这一句，都说了半个月了。小夏，你累不累？”

看着他雷打不动的笑容，我感觉自己在崩溃的边缘。

从我有力气说话开始，我就对身边每一个人说，我被软禁了，需要他们的帮助。每一个被我求助的人，无不耐心地听我说完，然后笑着嘱咐我好好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。

照顾我的护士甚至还十分感慨地告诉我，凌靖对我到底有多好，在我重伤期间他一直衣不解带地照顾我，我在加护病房昏迷了十四天，他就外面守了十四天，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。

听她这样说的時候，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，因为眼前的一切都荒诞得如同一场戏，根本就不像真的。

我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女主角，被人扔进了一个诡异的空间。周围的人全部是别有用心“疯子”，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常人。我惊恐地四处奔逃，想找到一个出口逃出生天，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弱，根本无路可逃。

以前只听说，这个世界有钱才有自由，那一刻却真实地感觉到，原来有钱，还可以买走别人的自由。

凌靖不但买走我的自由，还让我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我行动不便，求告无门。出现在我视线内的每一位医生、每一个护士，都把我当成一个脑筋有问题的女人，可让人最绝望的是，他们根本知道我是正常的，却没人理会我的求救。

凌靖的笑容始终如初，温柔和煦，对我这个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能忍，真正的君子风范，我却越来越看不透那笑容背后的含义。

这世上最大的恐惧，除了死亡，就是未知。而死亡之所以恐惧，也是因为未知。

我的恐惧随着身体的好转一天比一天加深，可让我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凌靖，还有文昭。

从我出车祸到现在，已经六十多天了，他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究竟是找不到我，还是根本就没有找我？

我的心越来越慌乱，多年朝不保夕的生活，让我对临近的危机有一种强烈的预感。凌靖不是一个行事冲动的人，相反，他做每一件事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。

他把我软禁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
回到室内之后，他把我从轮椅上抱起来，放回床上，随口问：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我再一次试图跟他讲道理，“你让我走吧，已经两个月了，就算文昭不找我，公司的人也会找我，那款网游的宣传活动还没完成，我就这样消失了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没人知道？”

“医生说你现在要多吃些有营养又好消化的东西，不然你的胃会受不了，燕窝粥怎么样？”

又来了，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如此，我们两个就是鸡同鸭讲，对话根本就不在一个频率上。

我真的急了，“凌靖，让我们开门见山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把我关在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他顺了顺我的头发，“你好好休息，晚餐好了，我来叫你。”

“凌靖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就算我想干什么，也要等你的伤全好了才会做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还有，这里距离市区很远，外面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。为了不打扰你休息，所有的通信设备都被掐断了。至于文昭，估计你也猜到了，文家已经查到你的身份，才会对你痛下杀手。他现在也很麻烦，正忙着应付自己的家人，一时半刻脱不开身，还顾不上你。就算他能摆脱他那无所不能的父母，我藏的人，他也未必找得到。这些事情我一次跟你交代清楚，也省得你再伤神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没退路，就安心在这儿待着，快点把伤养好。”

他俯身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“你放心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得到我想要的，就会放你走。”

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绝望地问：“那你不能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他转过身看着我，“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这些日子让你害怕的，担心的，不就是那些事？你怕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，可是这个房间没什么东西能让你拿来防身。小夏，现实就是你看看到的那样，你没有选择。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再吃药，不配合治疗，让自己的病情开始恶化。但你不会那么做，你没那么脆弱。你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，医生说你的求生意志非常强。他们打开你腹腔的时候，发现你的内脏几乎都撞碎了，里面的腹压把血冲到几尺高，可这样



的伤你居然也挺过来了。他们以为你是为了我，在你没醒之前，每天在我面前赞美我们的爱情，被他们说得天我自己都快信了。”

他笑了一声，神色寻常，“但我知道不是。我知道你心里想着谁，是谁让你在最痛苦的时候还吊着一口气。那个人不是我，也永远不可能是我。可是现在呢？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，他又在哪儿？他真的值得你付出这么多？那个男人，当你一头撞上去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前面可能是一条不归路？你说你佩服夏荷，但是你不能完全认同她，因为每个人在悲剧开始之前都有选择。那你自己呢？你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吗？你就这么确定，你不会变成第二个她？”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整个人站得笔直，越发显得身长玉立，却像一座玉做的雕像，冷面冷心。

我看着他那双无风无雨的眼睛，认命地说：“我没有办法确定，那些事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爱他，虽然我从来没对他说过，但是你跟我都知道，我爱他。”

我抱着自己的膝盖，好像被这句话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

如果爱情可以选择，我也愿意让自己选择不要去爱他。这份爱太罪恶，也太沉重，还没开始，已经让我负担不起。可是面对文昭，我是真的没有选择。

凌靖说得对，这段时间我吊着一口气，我不愿意闭上眼睛，因为我在等他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该死，就算我真的要死，临死前我也要见他一面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

“好，我理解你的别无选择。”

他又折回来，坐在床边看着靠在床头的我，“我曾经真的以为你不相信我爱你，毕竟我们相处的时间还短，我又给过你那么不好的回忆。那段时间我很痛苦，我想弥补，可你不给我机会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不相信，你是没心思相信。我承认我没本事，没办法把他从你心里挖出去。我认输，但我跟你一样，不愿意认命。你躺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我隔着玻璃看着你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还能活下来，该给我们这些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你跟文昭的结局我不在乎，因为我看到。可是我们呢？就算你把我当成一个路人，我也不想到了最后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”

他伸出手，轻轻抚摸我的脸，“其实你知道我想干什么，是不是？你猜得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承认这样乘人之危很无耻，不过你放心，等一切结束之后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

交代？什么样的交代？

思维混乱了一瞬，接着有什么东西在我脑中轰地炸开。

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张温和笃定的脸，他的语气像跟我谈论晚餐一样平常，内容却像一个杀人犯在跟被害者交代什么时间了结她的性命，以及自己会如何处理尸体。

“凌靖，你现在不仅是乘人之危，你是仗势欺人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
当初是谁告诉我，为富未必不仁，富贵本身不是罪恶，杀人放火才是罪恶？就算之前的回忆再怎么不堪，他把那些归结为一时糊涂，我心有不甘，却也认同这个说法。因为他有他的骄傲，就算他的背景可以让他为所欲为，他的骄傲和教养也不允许他这样做。

可他现在又算什么？

他笑了笑，手指划过我的脸，“对，我就是欺负你。我对你说过，如果我爱上你，你不从，我会把你关起来。”

我拉住他的手，红着眼睛说：“你在跟我开玩笑，是不是？”

他慢慢扯开我，手指和声音一样冰冷，“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更没有。”

我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像一个溺水的人抓救命稻草似的又一次抓住他，“那就当我求你……你知道我没有办法。你说得没错，我死不了，我也不愿意死。就当你可怜我，你同情我，我求你……求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”

他又一次挥开我的手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小夏，你真可爱，可事到如今再跟我说这些，还有意义吗？”

我抱着头，告诉自己冷静一点，可是我冷静不了。我看着他，眼角潮湿，对他说：“凌靖，你会有报应。”

“报应？”他侧脸笑了一声，“没错，你就是我的报应。”

在那天之后，我没再跟凌靖说过一句话。不是我不想说，而是事已至此，已经无话可说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

眼前的情境正如他说的那样，我要么去死，要么活着。死很容易，不吃药，不配合治疗，我熬不了多久；活着也不难，只要我有足够勇气和理由说服自己接受即将发生的一切。

然而答案不是A，就是B，没有第三条路可选。因为可以走的路都被他封住了，我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，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向谁求助，甚至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

他给我下了一个套，在我毫无反抗能力的时候，套子的口已经收紧了。

我不知道他下套的最终用心是什么，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，别说房间里没有武器，就算有把刀，我握着它，可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
用它来保护自己？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可能性就像中头奖一样，不是没有，但接近于零。

用来捅死他？别说未必成功，就算成功了，他侵犯我，我不能拿他怎么样，但换作我弄死他，必然有人制裁我。

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进监狱，去过暗无天日的生活，还要赔上一辈子的自由，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？他的命是高贵的，可我的命又比他低贱多少？

用来了结自己？死人又能做什么？不懂得爱与恨，也见不到自己想见的人。我没有死在车祸里，没有死在那场大火中，没有死在手术台上，没有死在病床上，却要死在自己的绝望里？

用来做做样子，关键的时刻以死相逼？这个男人早就看穿了我，一个女人如果被撞得七零八落都能“将就”着活下去，其他事情她就都可以“将就”。假装自杀这招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就算是真的，他当初能看着我吐血，现在就能看着我死去。

不想死，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可以选，一条路可以走。

以前看电视看小说，看到那些像我一样失去了自由苟且偷生的女人，或是以泪洗面，或是一蹶不振，或是疯疯癫癫，寻死觅活的也不少。

我没有那些壮烈的举动，我只是睡不着。

有时候一个人枯坐到天亮，看着窗外晨曦微露，从暗淡灰白到天光大亮，金色的阳光照